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宝 库

白 鲸

Bai Jing

·青少版·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 青少版 •

白 鲸

原著：[美] 赫尔曼·麦尔维尔

改写：张文竹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白鲸——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丛书

绘画:郑一斐 效果制作:熊铁揆

缩写:张文竹 责任编辑:赵琼艳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4.875

2001年3月第一版 2001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0 000

ISBN 7-5322-2632-8/J·2511

定价:7.80元

前 言

人类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与自然的斗争就一直未曾停息。人在这种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毅力与无上勇气，成了历代文人作家创作的永恒主题。《白鲸》便是反映这一主题的名篇。

本书叙述的是一艘捕鲸船在亚哈船长的指挥下，与海上恶魔——白鲸莫比·迪克作殊死搏斗的故事，塑造了一群团结协作、英勇无畏、敢于牺牲的水手形象。情节惊险、曲折，扣人心弦。

《白鲸》是世界海洋文学的经典之作，它决定了作者麦尔维尔在美国文坛上的崇高地位。

赫尔曼·麦尔维尔，1819年出生于美国纽约。他的父亲从事进出口贸易，经常漂洋过海；母亲很有见识，善于讲故事。家庭的影响和熏陶，为作者奠定了一定的文学基础。

麦尔维尔一生从事过多种工作，先后当过商店伙计，做过银行职员、代课教师，后来成为货轮船员，21岁时又转到捕鲸船上工作。

他航遍太平洋，并在南洋群岛被土著人所掳，幸好遇到一只澳洲捕鲸船，才得以死里逃生。但是，这

艘船上的船长粗暴蛮横，麦尔维尔非常愤慨，便暗中唆使水手把他打倒。不料事情败露，麦尔维尔因此遭到船长的囚禁，最终被美国军舰救回祖国。

传奇式的捕鲸经历，为麦尔维尔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围绕这些素材，他写了不少小说，《白鲸》只是其中一篇。然而，这部杰作起初并未得到读者的赏识，销路很不景气。为了生计，麦尔维尔只好到纽约的税捐处另谋出路。直到他死后，《白鲸》才被人们所喜爱，麦尔维尔在美国文坛上的声望也与日俱增。也许，这就是对他在天之灵的最好慰藉！

编者

2000年10月

目 录

—————

第 一 章

- 1 投宿 (1)
- 2 结识了魁魁格..... (6)
- 3 与“裴廓德号”签约(11)

第 二 章

- 1 出海 (20)

2 船长亚哈..... (26)

3 海上搜索..... (33)

第三章

1 白色的怪物..... (41)

2 初战告捷..... (45)

3 榨鲸油..... (50)

4 意外事件..... (53)

5 又一个意外..... (59)

6 龙涎香..... (63)

第四章

1 英国船长的遭遇..... (68)

2 奇迹..... (72)

3 遭遇暴风雨..... (80)

- 4 战胜暴风雨后..... (85)
- 5 加迪纳船长..... (88)
- 6 又一艘捕鲸船..... (94)

第五章

- 1 白鲸出现了.....(100)
- 2 第一次较量.....(110)
- 3 再一次较量.....(116)
- 4 追击.....(124)
- 5 生死决战.....(130)
- 6 幸存者.....(135)



*



1

第一章

1 投宿

时令已进入12月，天气已经很冷，位于南美洲最南端的新贝德福港口，完全浸透在一片寒气之中。街道上行人十分稀少，只有一些无家可归的人或者是尚未找到旅馆的旅行者偶尔露出他们孤独的身影，以实玛利便是他们中的一员。这是一位酷爱大海的青年，正准备从新贝德福港口搭船到南塔开特，然后再乘捕鲸船出海远航。但是，好运今天并未降临到他的身上。港口的捕鲸船已经开出，必须等到下一星期的今天才会再有一次机会。

“真是糟透了，”他惋惜地说，“要是早来一步，我就会航行在辽阔的大海上，而不用在这周末的夜晚为住处发愁了。”

*

天色越来越暗，肃杀的寒气侵袭着他的身体。他沿着街道一直往前寻找，希望有一家合适的旅馆让他栖身一夜。

以实玛利看到街道上有两家旅馆，它们都装饰考究，门面气派。旅馆内明亮的灯光，把屋外寒冷的冰雪都映射出融融的暖意。以实玛利知道，这是有钱人才住得起的地方，而他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三枚银币。他对这样的旅馆没有一点奢望，只好迈着无奈的脚步继续往前走。

在距离码头不远的地方，以实玛利发现了一所外观破旧的房子，屋檐上挂着一面白色的招牌，在寒冷的夜气里摇摇晃晃。借着黯淡的夜色，隐约可见招牌上绘有鲸鱼弄潮的图案，图案的旁边写着“鲸屋——彼得·科芬”几个字。

“这家旅馆的住宿费会不会很贵吧？”以实玛利心里猜想着，便推开门走了进去。

旅馆的入口处设有一个简陋的酒吧，一张狭窄的桌子周围，围着几个水手打扮的人，他们正在拼命地喝酒。一位身材瘦小的老人正在为他们频频斟酒。以实玛利从他的说话腔调和穿着打扮上，推断老人一定就是这家旅馆的主人——彼得·科芬先生。

“有空房吗？”以实玛利呵着气，尽量用清晰的嗓音问道。

老人看了以实玛利一眼，摇摇头，用一种遗憾而又亲切的语气说：

“真抱歉，我的先生，今天客满了。”

以实玛利非常失望，裹紧衣服就要往外走。他走了整整一条街道，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家适合自己的旅馆，可却因为客满要将他拒之门外，以实玛利不禁为自己的住处犯起愁来。科芬先生好像看出了这一点，就在他刚要出门的时候，把他叫了回来：

“先生，您的衣服告诉我，您该是去捕鲸的吧？如果您不

介意的话，我可以帮您找个睡觉的地方，但您得和一位鱼叉手一起睡。”

“那真是好极了！”以实玛利虽然不喜欢和别人同睡一张床，但毕竟有了个住宿的地方，所以心里仍然很高兴。于是问道：

“那位鱼叉手是怎样的一位先生呢？”

“他很黑，是个很厉害的人，”科芬先生笑着说，“不过，他不会把您吃下去的。”说着，他就哈哈大笑起来，好像有什么特别可笑的事逗得他不得不这样大笑一样。

“他是不是很晚才回来？”

“不！他一向都睡得很早，要不是今天出去卖东西，他早该回来了。不知道他的那只人头卖掉了没有？”

“人头？”以实玛利惊恐得瞪大了眼睛，嘴巴张着，半天都没有闭上。但科芬先生却很平静，对以实玛利说：

“没错啊！可是现在不谈这个了，我们先去吃饭，然后我带你去房间。”

以实玛利肚子很饿，但没有吃饱，他心里一直对将和自己同床的鱼叉手感到恐怖。吃过晚餐，科芬先生就带他去房间。

房间很小，也很简陋。一只水手木箱兼作桌子用，里面摆着一张床，虽然很大，但弹簧全坏了，睡在上面很不舒服。

以实玛利躺在床上，他的心里一直无法平静：“那个鱼叉手很厉害，他做人头生意，到底卖什么人的头呢？会不会把我的头也割下来去卖掉？”

以实玛利越想越心烦，越想越害怕，他很想看看鱼叉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但却很晚都没有等到。后来他感到自己太疲倦了，就盖上毛毯，呼呼入睡了。

半夜的时候，以实玛利被走廊里传来的沉重脚步声惊醒，他



想：一定是那位可怕鱼叉手回来了。于是他屏住呼吸，静等鱼叉手的到来。

突然，门被推开了，一个手拿烛台的男人走进了屋子。以实玛利偷偷地看这个男人，吓得想“啊”一声惊叫出来，但是声音发到喉咙里，却又憋住了。

这是一个怎样的男人呢？在昏暗的烛光下，他看到这个男人脸色深紫，身体魁梧得像座铁塔。他的脸上布满了一块块的黑色疤痕，额头上方留着一簇头发，发梢在额头上圈成“S”形，头顶光秃秃的，上面好像有一层发了霉的白斑，让人看了禁不住会恶心。

以实玛利像见到了一个恶魔，他想一骨碌爬起，从门口冲出去。但这个男人正好站在门的正中。他没有勇气动弹一下，甚至连大气也不敢出地继续观察着房中的动静。

鱼叉手走进房间，从佩在腰际的袋子里取出一样东西，放在桌子上。

“啊！一颗人头！”以实玛利吓得颤抖起来。望着桌上的那颗人头，冷汗湿透了他的全身。

不过，鱼叉手一直没有发现以实玛利，他脱掉了上衣，露出了自己结实的肌肉、健壮的胸脯和刺着花纹的脊背。随后又拿起一把刀在烛光下玩弄着，似乎在检查刀刃是否锋利。

“啊，他要杀我了！”以实玛利想爬起来从窗子逃出去，可他却没有勇气钻出自己的被窝。他吓得忍不住大叫起来：

“来人啊！救命啊！……”

鱼叉手显然吃了一惊，他回过头来，圆睁双眼，瞪着以实玛利，喝问道：

“你是谁，你这家伙，怎么跑到我的床上来啦？”

他说着，晃动着手中的刀，一步步向床边逼来。

以实玛利吓坏了，发出了绝望的惨叫。旅馆主人听到叫声，急忙跑了进来，看到这种情景，科芬先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以实玛利像见到了救星，但见到科芬先生这样开心，心中不禁十分气愤：

“啊！科芬先生，你太阴险了，你把我骗来和这个人同睡，原来是让他用刀子杀我。啊，我快要成为他的刀下之鬼了！”

“用刀子杀你？怎么会呢！”科芬先生疑惑地说。

以实玛利看了看鱼叉手，见那把刀还在他手里握着，就对科芬先生说：

“怎么会？看，刀还在他的手上呢！”科芬先生看了一下鱼叉手手里的东西，又一次哈哈大笑起来，对以实玛利说：

“这是刀吗？以实玛利先生，你仔细看看。”

以实玛利这才发现，鱼叉手手上的那把刀正冒着缕缕烟雾。原来，那是一支烟斗，只不过形似一把刀子罢了。以实玛利不禁为自己的虚惊而尴尬，只听科芬先生说：

“喂，魁魁格，你瞧这支烟斗多可怕，以后再不能用它吓人了。”

以实玛利这才知道，鱼叉手叫魁魁格。魁魁格听了科芬先生的话，心里很不服气似的说：

“你怎么反倒教训起我来了？这家伙占了我的床，我正准备找他算账呢！”

“啊，魁魁格，这全是我的错。这位以实玛利先生到来的时候，店里已经客满了。这么冷的天，叫他再上哪儿去呢？所以我就自作主张安排他和您一块睡了。我想，您不会介意吧？”

以实玛利以为魁魁格还会计较，谁知他竟爽快地答应了。



科芬先生见事情已经谈妥，转身就要去睡，可他一眼看到桌子上的人头，就对魁魁格说：

“怎么？这只人头今天没卖出去？”

“没有！”魁魁格一面回答，一面把那只人头拿起来。以实玛利看他这么随便地玩弄一只人头，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可仔细一看，他又感到自己很可笑。原来，那不是一颗真人头，而是新西兰岛上的土著人用木头雕刻成的香炉，这些土著人往往把香炉雕成人头的形状，模样几乎可以乱真。

以实玛利高悬的心到这时才放松下来，他不由自主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时候不早了，你们睡吧！”科芬先生对以实玛利抱歉地笑了笑，转身走了。

“是啊，早点睡吧！”魁魁格也对以实玛利说，那语气就像是老朋友一样亲切。以实玛利感到，魁魁格虽然长得粗壮可畏、相貌奇丑，但他的心地却非同寻常的善良。

以实玛利在一阵紧张之后，觉得自己比刚才更加困倦，他拽了拽毛毯闭上眼睛。魁魁格紧挨着他的身体躺下去，不一会儿，就发出了沉重而有节奏的鼾声。

2 结识了魁魁格

也不知过了多久，以实玛利感到自己被一件重物压迫着，他呼吸困难，动弹不得，不禁从睡梦中醒来。这时，他发现魁魁格睡得正酣，一条粗大如桅杆的腿正压在自己的腹部。

“喂，魁魁格，你的腿压着我了！”

以实玛利想将它挪开，但魁魁格的那条腿粗重得如铁柱一般。他抓住那条腿连带摇，好半天，魁魁格才睁开惺忪的睡眼。当他发觉早晨的阳光透过窗户，已经照射到床沿上时，便对以实玛利满怀歉意地笑了笑，一骨碌爬了起来。

魁魁格可是以实玛利从未见到过的怪人了。

他的着装顺序与常人不同：起床后先戴上一顶皮帽子，再穿鞋子，然后才去穿裤子。以实玛利觉得这种穿法着实有趣可笑，他差点就要笑出声来，但还是忍住了。

魁魁格的梳洗方法也很特别：他走近洗漱台，先擦洗自己的上半身，接着就在那张黝黑而布满疤痕的脸上刮起胡子来。不过，他不是用刮胡刀，而是用那支刺鲸的鱼叉充当刮胡刀。随着他的手腕有规律地运动，发出胡子折断的“喳喳”声。以实玛利不知道这是哪种地方的风俗，他感到既滑稽，又惊讶。

魁魁格漱洗完就离开了。以实玛利这才穿衣起床，刷了牙、洗好脸，便到餐厅去用早餐了。

餐厅里已经有了不少人，从他们的服饰上一看，便知道大都是在海上生活的人。他们中有不少人是船上的大副、二副、水手或者是木匠。大家三五成群地聚集着，一边用餐一边谈论着海上的经历。欢笑声、惊讶声、谈话声混杂在一起，对以实玛利产生了巨大的磁力，让他更加渴望到大海上去航行。

魁魁格也夹在这些人的中间，他啃着一块半熟的牛排，竟然毫不费力。在他的左腋下，夹着一支尖利的鱼叉，即使是在用早餐的时候，他也没有将那支鱼叉放下来。

以实玛利感到十分好奇：魁魁格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人呢？猎奇心理迫使他想对魁魁格作更深入地了解，但现在以实玛利没有



得到这种机会。魁魁格吃完牛排，就夹着鱼叉走了出去，他腰际的口袋里鼓鼓的，以实玛利认为那一定是装着人头形的木香炉，魁魁格也许又是卖香炉去了。

不远处传来了教堂的钟声，餐厅里的人听到钟声，就一起走出去。以实玛利这才记起今天是星期日，该到教堂去做礼拜了。于是他就跟在其他人身后，一起向教堂走去。

教堂并不很大，建在新贝德福港口，似乎是专为航海的人服务的。以实玛利走进教堂，发现这里明显区别于其他教堂的地方，就是在祭坛前面的墙壁上挂着几块黑色的镜框。他很奇怪，也就看得格外仔细。原来这些镜框相当于几块纪念碑，上面分别记载着：

纪念约翰·塔尔伯特——

他在巴塔哥尼亚海面捕鲸，于寂寥岛附近落海身亡。

享年 18 岁。

1836 年 11 月 1 日

纪念罗伯特、威利斯、内森、沃尔特、塞思、塞缪尔——

他们都是“伊莱扎号”船员，在太平洋捕鲸时，被一头巨鲸拽去而失踪。

1839 年 12 月 31 日

纪念伊齐基尔·哈代船长——

他在日本沿海捕捉抹香鲸，在小艇的船首被一条抹香鲸咬死。

1832 年 8 月 3 日

看着这些碑文，以实玛利不禁神情紧张，心里发怵。这些碑文所记载的都是因捕鲸而丧生的人的事迹，它告诉人们，捕鲸生

涯所付出的将是生命的代价。但是，以实玛利没有恐惧，他热爱航海。捕鲸生活会给他带来难得的刺激，他更渴望到大海上去航行了。

这天晚上，魁魁格很早就回到了旅馆，以实玛利和他闲谈，很快就谈到魁魁格的身世上来。

“喂！魁魁格，你的故乡在哪里？”

“科科伏柯岛。”

“科科伏柯岛？”多么陌生的名字啊！以实玛利连听也没有听说过。接着，魁魁格又充满怀念地说：

“是啊！它太小了，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它的位置，但那是个很美的地方。那里有我的朋友和兄弟，有我的父亲——科科伏柯岛的大酋长。”

“哇！你是大酋长的儿子！”以实玛利瞪大了眼睛，“那么你就是个王子了？可为什么还要在捕鲸船上当鱼叉手呢？”

魁魁格笑起来，对以实玛利说：

“就像一个人坐在家就想出门散步一样，我们印第安人也想见见外面更大的世界。我每次看到基督教国家的人驶着豪华的航船，开到我们科科伏柯岛来，我就想见识这些基督教国家的文明。我们实在是太原始太落后了，我多么希望能学会一些在科科伏柯岛学不到的东西呀！”

“那一天，有一艘从萨格港来的船到达了科科伏柯岛，我请求他们把我带到国外去，可是，船长却说船上的水手已经满额，他拒绝我上船。我不甘心，就独自驾了一艘独木船，在那艘船的必经之路上耐心等待。后来，我终于等到他们了，而且以我的意志感动了船长。他决定把我留在船上，做一名普通的水手。在那艘船上，我接受了许多严格的训练。瞧，我现在已经是一名很不

